蜕变

俞晓夫

许久不见我自己的这批画了,当得知它们被选入画册《俞晓夫作品精粹》,再度发给我过目时,我才依稀记起来。光阴荏苒,几十年过去,实在是久了点,有些陌生,但很亲切。画面中所塑造的人物至今看来还是那么可爱,岁月并没有弄旧他们。

追根溯源,便于人们去追寻我的心路历程,我想找出点端倪来说透,但一忖,犹豫了,我反问自己,能说得透吗?其实是没有十分的把握,琢磨了一下,决定还是先从我自己大概是个什么样气质的画家说起吧。

原本我依据自己的能耐,度量过自己,应该找一份白白净净的职业,做个精致的职业插图家,小打小闹、松松爽爽的,见好就收。也许还因为是过敏体质,作画行笔如游走,只凭感觉。幽默画、版画、水彩一并涉猎,但后来却偏偏学了油画专业,一个讲究分量感的、要去担当史诗般宏大愿景的、深沉如托尔斯泰长篇小说的、创作思维上必然会选择灵魂拷问的大写人格力量的专业。

对我来说,仅仅是小聪明已不能满足,深刻和厚度才是目标。但由此事态就变得复杂起来,要协调好两个完全不同的自己,轻松幽默加深刻哲理,结果弄得自己的内心独白常处分裂状态。好在这画画本来是玩的事,这地老天荒的,真到节骨眼上,管他呢,洒脱点呗。

再细挖下去,我首推是夏葆元对我的影响:逼人的才气,优雅的高级技法,灰色格调的气质。让我早早看准,确定导航定位,找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高级楷模。第二是苏联《星火杂志》,一厚本插图剪贴,可以说是世界级插图百科全书,我从头临到尾,了解了插图中黑白关系,装饰点缀的所有美妙之处,还有最关键的是高尚的文化意味。其中的平基舍维奇,这位至尊的俄国先生的插图几乎就是概括的油画黑白稿,可以说我至今沿用。第三是库克雷尼克塞三兄弟的插图画集,寥寥的水淡墨浓,又是包浆的疏朗逸笔,一副不在乎的模样,从中让我领悟到批判性知识分子可贵的、带有病态的冷幽默,这对甄别画画是否有格调是不可或缺的,我是当精神读物常揣在怀里的,因为它能解决难度问题。第四,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,我曾是上海人美社连环画创作的业余作者,断断续续经常从基层被借调出来,工厂七年一半在外。跟老法师毛震耀先生学会了从草图,粗稿,再精稿,最后再墨线完成的整个过程,也曾被他带出去赴河北涿县下生活,开了眼界。记得当时在出版社业余作者群里,我的水平一般般,还看不到将来,记得对阿楚(张培础)是言听计从,这种跟班式的经历对于人生来说是太重要了,尤其是年轻的时候。

后来考上戏剧学院。在当时那个于无声处的年代,能够幸运地在其间研读三年,是一种命运的救赎和馈赠,可以静静独处,仰望星空,自己去遐想意大利佛罗伦萨"文艺复兴"的那个星光大道。恢复并领悟对艺术圣殿无比神圣的敬畏,从而产生存在主义性质的独立意志。一、系统地开始油画短期、长期的交替训练,尤其是长期作业,太重要,它最能对位将来的大创作。跟对了一个老师方世聪先生,比较起陈逸飞、夏葆元他们,他的油画用笔我认为更接近欧美的传统技法,欧美的经典画法讲究大气、风流、挥洒、快感,用大笔触来整体调整画面,但凡世界级大师谢洛夫、费钦、索罗亚、萨金特、列宾等都是这一路。对了,还要充满敬意地提及一个人:巴巴!这个有刀劈一般、高度概括的造型能力,比伦勃朗还会用光的罗马尼亚大画家,简直是一个魔术师,莫依申柯已够炫技了,没有想到他更甚。二、泡图书馆,如饥似渴临摹进口画册,专挑法国印象派,偏爱德加,尤其是苏联时期的《星火杂志》上发表的大型创作,无一遗漏地潜心细读或临摹。三、陆陆续续在寝室里完成了一本连环画创作,并耐心等待稿费制度的恢复(笑话)。四、毕业创作:《纪念太平天国》,决心追随俄国画家苏里柯夫,画出像他《缅希柯夫在贝罗夫镇》《近卫兵临刑的早晨》那种大悲悯的历史画,立志走批判现实主义道路。

毕业后幸运地被陈逸飞相中,分进上海油雕院,这是想都不敢想,就是做梦也不敢做到的事。我居然能和仰慕已久的陈逸飞以及魏景山、王永强做了同事,和他们一起骑车去宁波路看内部电影,成就了一道最亮眼的风景。当然还有留苏的肖锋,老肖!后来他去了浙美当院长,我再见到他想改口,叫他肖院长,他说别扭,还是要我叫他老肖!所以坊间大概只有我叫他老肖。有一阵子天天借他留苏时的习作临摹,定好规矩,早借晚还。他非常赞许我这样做,我跟他说我这样也算是留苏,他的灰调子,白加黑加橘黄是张好方子,应该说在留苏的学生里,在调子的运用上,他是掌握最好的一个。

回过来再重点说说陈逸飞,一个几乎完全像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传奇人物,一张小风景居然成了外交礼品,一个普普通通的水乡小镇因他而赫然成为世界名胜。逸飞兄乃天生一个大人物,我对他是既熟悉又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,他就是和常人不一样,是个拥有大思维和英雄主义内心的人,当然同时也是个思路缜密,精致的理想主义者。构思创作从来是大处入手,落落大方,俨然是一个学院派,堂堂正正,造型能力独步天下,创作构思总是以天下为己任。他的座右铭式的口头禅:画画,一个是要有贵族气,一个是要有派头。

所以我看画也是先看有没有贵族气,有没有派头,好坏先放一边,对人对己一视同仁。很多学生总说俞老师画画改动真大,已经蛮好了又改掉,其实就是派头没出来,在逸飞那里是通不过的,他人虽已不在,但那双眼睛还在。画画是干什么的,不就是图个派头么?

老邻居

安 谅

那天在马路上,几十米开外,老邻居潘阿姨看到了明人,转身拐进了弄堂。明人知道她是怕见他。至少应该有些愧疚吧。

三年前,完全不是这番情景。某天傍晚,几乎没什么往来的潘阿姨竟找上门来,老母亲自然很热情,给她搬凳,沏茶,端水果,还问起她家人的情况,唠起了家常。

潘阿姨原先住明人楼下。那时她是从城西嫁到这里,也有七八年了,新娘子的称呼一直没改口。明人见到她,嘴一张,叫的也是新娘子。潘阿姨扭着圆筒式的粗腰,还带点羞涩地笑道:"还新娘子呀,早就是老娘子了,孩子都工作了!"说完,又咯咯咯地笑出了声。

潘阿姨确实发福,也显老态了。脸上的鱼尾纹,很明显,即便她笑时,忙不迭地左右开弓,用手指压着眼角,那皱纹还是趁她有所放松时,还会显摆出来。

问起她还在工作吗?她爽利地回答,前些年,帮着朋友管管仓库,朋友的企业倒闭了,她就出来做保险了。说到这里,就不再需要明人他们问了,她嘴上跑火车,一股脑儿就把她做的保险种种好处,和盘托出了。

这下明人全明白了。

潘阿姨推销的保险,是一种医保的补充。只要一年交纳一次,按照钱的数额,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医药费的报销。她反复强调,这是兑现医保不能支付的医疗药费,余地和数额不小,对普通家庭很是实惠。她向明人和老母亲郑重推荐,说有备无患,一定挺合算。买保险是关爱自己。爱自己,才是天经地义。

想到人家特地上门来,而且这医疗保险听来有那么一点意思,老母亲就暗示明人应允。明人便掏出了4000元人民币,为自己和母亲各买了一份保险。

潘阿姨高高兴兴地走了。这一年,有两次还到明人家来过,送上了几盒饼干和肥皂,说是保险公司赠送的,是对购保人的一点小意思。常言道,礼轻情意重。明人,特别是老母亲,心里多少有点热乎乎的。

这样连买了三年。前两年,托老天的福,明人和老母亲无甚大碍,医保卡都足以应付了。但第三年年中,在小区,明人的小腿,被一户业主养的小狗抓破了。他赶紧去医院打了五针疫苗,花了2000多元,是自掏腰包的,医保卡没法支付。

潘阿姨有一天上门,明人忽然想起这档事,咨询是否可以理赔。老母亲也说起,前两个月种牙,花了一万多元,医保也不能承担,潘阿姨这里是否可以处理。说得小心翼翼,仿佛是向她讨要什么。

多棱镜

潘阿姨皱起细眉,摇了摇头,说,种牙不在范围,她爱莫能助。至于明人打的疫苗,她说,你医保卡应该可以付的。明人说,他去指定的医院打疫苗,医院告知,只能自付现金。潘阿姨临走时说她去保险公司问问。

这一去又是一月有余。再见时,潘阿姨说:"你得把看病记录和各类凭证、发票,找全了,公司要审核的。"找了一个公务间隙,明人专程去了一趟医院,好说歹说,医院把当时的记录打印了一份,还盖了医院的专用章。他把这送交了潘阿姨。潘阿姨说:"这不行呀,要的是病历诊断记录。"

这事一直没办下来,明人忙于公务,把这事也忘在脑后了。他和老母亲倒聊过此事,看这医疗保险也不太容易受惠,新的年度就不再续保了。但在明人出差在外时,潘阿姨又来家里了。老母亲拉不下脸来,最后还是付了钱。

明人觉得潘阿姨不够地道,发了一则微信给她,只是说,这兑保这么难,能否把老母亲刚付的这笔,退还了。潘阿姨迟迟未回,直到这天在街上见到明人,她闪身进弄堂,走了。

明人苦涩地一笑,忽然觉得眼角皱皱巴巴的,他想,不会是自己的鱼尾纹也更深刻了起来吧?

俯仰

那秋生

《周易》云:"仰以观于天文,俯以察于地理,是故知幽明之故。"意思是仰望可以观察天文的规律,俯瞰可以观察地理的风貌,由此便可以知晓黑暗和光明的道理。俯察,要俯下身子沉下心,愈是接近大地,便愈是能感受脚下的坚实与包容;仰观,要敞开胸怀放开心,愈是凝望天空,便愈是能体会苍穹的深邃与神秘。在仰与俯之间,一个人的姿势发生了迥然不同的改变,随之改变的还有视野与心态。无论俯身或是仰首,两者合一便可以互通互补、珠联璧合,可以让一个人的心灵脱离逼仄,胸怀愈加广阔。

缝纫机的前生与今世

吴莉莉

四川北路上的群众剧场曾经辉煌过几十年。关闭多年后前两天路过,它已变身成了小商场,就像从前的虬江支路旧货摊。里面还蛮热闹,不过看客居多、买者少。有件眼熟物顿入我眼——一台旧的五斗脚踏缝纫机,硬板纸做的简易标牌斜插在机旁,歪歪扭扭的几个字:特价586元。久违了的旧物,勾我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
从前,老上海人叫缝纫机为"洋机",因为这东西是从西方传过来,就像洋火(自来火)、洋灯(电灯)一样,叫法约定俗成。当时能拥有一台洋机,家里的经济条件都蛮好。放在室内作摆设罢了,其实并不靠它缝制衣裤。女主人闲时玩玩,缝个花边、蕾丝等饰物,或者做点精制的女红,方便得很。那时我家住在溧阳路1084弄,楼下陈家条件好,陈先生是工程师,家里就有台美国"胜家"牌手摇缝纫机,有个褐色的木壳套着。手摇机的缝纫速度慢,操作时需两手左右开弓才行。邻居妈妈们看到"胜家",都很羡慕。

1952年,三妹刚出生不久,我家也买了台五斗的脚踏缝纫机,当年这是家里的一件大事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办起合作社,帮助家庭妇女走出家门,让她们学习劳动技能。我家生活不宽裕,祖孙三代靠父亲一人在税务局工作,母亲就报了缝纫班学裁剪,想学点手艺贴补家用。学习班要学员自带装备,没有"洋机"怎么行?父母拿出积蓄,还卖掉一只金戒指,才凑齐了一百五十元现金。至今我还记得,那天父亲叫了辆三轮车,一家人喜气洋洋地把它迎进了屋。

我妈的学业成绩还不错,有家庭旧照为证:我上小学一年级穿的白衬衫和背带裙、两个妹妹的泡泡袖花布连衣裙,就是母亲缝纫班的"作品"。妈还为我爸做了条西式的棉马裤,工艺蛮复杂,裤腿边钉有一排纽扣,紧身又保暖。爸穿去上班,局里同事们都夸好,这让他很有面子。妈靠这台缝纫机搞副业,为洋娃娃的大头贴像做机绣活。从厂里拿来打好图样的白坯布,用五彩线绣出洋娃娃的五官和头饰。娃娃大头贴形象生动、活泼,加工的过程也很有趣,我喜欢站在一边看妈妈绣像。绣线要自家买,买回的各色线是成束包装的,须拆散后绕在线轴上,方能上缝纫机用。我自然就成了拆线、绕线的小工。有时出了次品被厂家退货,妈也不会浪费这些大头贴,把它们缝在我的书包上或是妹妹们的围单上,小人都很高兴。次品当然不能出太多,不然妈妈就赚不到钱。

"大跃进"时期,家庭妇女都走出了家门,母亲有了正式的工作。缝纫机的机绣副业停摆,但一家老小春夏秋冬的衣着,还有平日里的缝缝补补,母亲还得靠着它。后来我家搬到四川北路三新里,邻居们都没有缝纫机。王家姆妈买来花布,请妈为她家里女儿踏几条短裤,过街楼阿婆请妈妈为她家踏条被单,邻里互助么,母亲总会挤出辰光帮忙。我和妹妹们也慢慢长大,耳濡目染地跟着妈妈学,布衫衬裤等小件东西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。

缝纫机走进千家万户的好时光,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缝纫机成了新娘嫁妆的必备物。无奈彼时物资供应紧张,一切需要凭票供应,备台缝纫机真不容易。那时的小家庭都是双职工,哪有空去做针线活?也就是跟风学秀罢。妹妹们出嫁时都备了缝纫机,几十年下来也不见她们用过几回,现在卖的卖、送的送,全部"断舍离"。母亲的爱物、我家的功臣,也在二十多年前,随旧居拆迁,让收旧货的师傅拉走了。

回想最后看到母亲坐在缝纫机旁的那幕场景,至今历历在目:爸戴着老花眼镜在拆一把尼龙花布的旧折叠伞,妈眯缝着眼,把拆下的三角形旧伞布倒接着拼起,再装两个襻襻,改成购物袋……当时我觉得两老有点好笑。弹指三十多年过去,如今忆起却是阵阵的心酸。无父何怙?无母何恃?子欲养而亲不待了。

七夕会

"飞雪"迎春香雪海

潘修范

早已慕名邓尉探梅胜景,那年一开春,我便约上摄友阿甘,赶赴苏州。

来到光福,梅花节横幅"春晓邓尉山,情系香雪海"赫然在目。果然,十里梅花路,"遥看一片白,雪海波千顷"。阿甘重色轻友,见美景如此,兀自撇下我,钻进梅林深处。我一路从容,看梅池、御碑、岩崖石刻"香雪海"、闻梅馆,拾级登上梅花亭。哦,目之所及,太湖波光粼粼,山道蜿蜒若练。凝神收住目光,绵谷跨岭,无一非梅者;阵阵幽香,缭绕鼻息间,不由人不陶醉。

"潘老师,看我拍了多少梅花照!"阿甘一声喊醒我。这几年,在公园、植物园拍了千百张梅花照片,其中多为近景与特写。这次,我不准备沿袭以往。有"香雪海"如此大场面,足可寄情于自然,放怀山水间。当然,摄影需要手段,使"情"有寄处,"怀"可放之。要夺造化神韵,不拍千"片"一律,还得细细琢磨。

天光略阴,有蕴雪意味。游人带孩子们窜跑林间,喧闹山坡,有的则时不时脱下口罩嗅梅香,这些都将破坏我构思的整体画面。我跟阿甘说:今天要拍出既有大效果,又具耐看细节的"香雪海"。沿着山路,步步探视。先谋定"飞雪迎春"主题,再抓取远景;继而,寻找合适的白梅作近景,虚化、留白,遮掩闲杂景物,也为营造气氛。焦点嘛,自然对准那岩崖石刻和白皑皑之香雪海,还有间或点缀的宫粉红梅、朱砂墨梅,以丰富色彩。那天,拍摄中最困难的倒是山崖悬空,难以支撑脚架,只能依托树干手持拍摄。阿甘也来劲了,下力稳住老同志。我关照他:摄影者能掌控相机,但掌控不了他人不经意间破坏构图的举动,一定要多拍几张。

好在过程顺当,我们一起朝着成竹在胸的"'飞雪'迎春香雪海"效果靠拢。

摄影

● 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转各部
● 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外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吴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

本报零售价 每份1.00元